

花养不好,多半是侍弄不得法。细究起来,不是疏于照料,而是过于精心。由此想到了另一种花朵,大城市里的“祖国花朵”:那里的孩子们。我们有些人,是不是像养花一样,有时太过殷勤,呵护孩子过了头,反而把他们娇惯坏了,最后成不了才呢?在中国,对做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人来说,无论哪个时代,宠溺孙儿孙女似乎是无可改变的天性。如今,虽然条件好了,吃穿不用愁了,但老人们仍然成天惦记着那些事儿。冬天怕他们冷着;夏天怕他们热着;吃饭怕菜肴不对他们胃口。满满一桌菜,还嫌不够好,总是挖空心思,另开小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不忘记问:“今天囡囡想吃啥?”虽然不知不觉“囡囡”已经开始长胡子了。上学路上,全程陪同的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他们已是满头白发,身子佝偻,却依然“全副武装”,像是负重行军。身上背的,又是鼓鼓的书包,又是运动器材,少不了还有体育课替换的衣服。眼见得步履有些不稳了,却还是那么一天天坚持不懈地走着。在身旁蹦蹦跳跳的是孙儿孙女们,两手空空,心安理得。家里的事,小到顺手关个电灯,拿双筷

大城市里的“花朵”

黄源深

子,大人们宁可亲为,也不劳他们动一个手指。娇宠他们的,除了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还有爸爸妈妈。能不宠坏吗?我们很快把他们培养成了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吃饭时间到了,忙着打游戏、玩正浓的孩子,千呼万唤始肯走出房间,一挨近桌子,便看中了桌上最好的菜,其实老人们早就把这盆菜放在他面前了。他毫不客气地一筷又一筷往嘴里塞,丝毫不顾及他人。不几天,对家里的饭菜没兴趣了,嚷嚷着要上饭店。老人自然依着他,反正咱又不差钱。一入座,孩子就夺过菜单,抢先点好了鲍鱼、鱼翅、象鼻蚌,说这些都是自己的最爱,压根儿忘了在座的其他人。其实,也不见得是最爱,是最贵,因为平时就爱往贵的饭店跑,尤其对日本料理情有独钟。俗话说:“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也许根本不在乎“柴米贵”。少爷作风渗透进了骨髓,出门不关空调,不关电灯,若不是家人照例去

他房间“巡视”一番,电器怕是要整天开着。当然他也不会在意,从来没有想到过电费贵。他脑子里仿佛只有他自己,没有别人,譬如说吧,看见老人吃力地搬动着网购物品,也不来搭一手,觉得这与己无关。他是个“乖小囡”,很听话,却不能做简单的事都不会做,因为家里人都给他做了,他不需要自己动手。俗话说:“人越做越聪明”,他什么也不做,所以做什么都很笨拙。生活中,他成了经不住风雨的弱者。一遇困难便退缩;一碰挫折就灰心。他缺乏意志力和毅力,上体育课,最怕长跑,因为太累人。考试考砸了,整天唉声叹气,几夜睡不好,一副“活不成了”的样子。不难预料,在人生道路上如遇重大打击,他缺乏抵御力,会轻言放弃,无奈沦为失败者。他,并不是我们心目中企盼的“接班人”,却无疑是我们这些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爸爸妈妈们



边看边聊



一带一路 (剪纸) 郑树林

金花嬢嬢微微一笑,牙齿上镶着的桃形翡翠就会露出来,绿得醉人……牙齿上镶金嵌玉,大概是那个时期富家女子的时尚。

花落莲成

刘迪

最初,金花嬢嬢的故事是外婆讲给妈妈听的,后来,妈妈又讲给她听,一讲就是几十年,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修葺、补遗、重复中,它日臻丰盈,慢慢地,这个故事长大了,枝繁叶茂,活色生香,花开现莲。时光荏苒,如今,妈妈已经九十四了,算下来,金花嬢嬢往生已半个多世纪,她自己也成为外婆了,她想把心里盛不下的这个故事,讲给女儿和外孙听,可是,也许是太久远了,他们不爱听,她不想金花嬢嬢的故事到她这里断掉……金花是外婆家族里的小嬢嬢,大家闺秀,美丽善良,为追求自由和爱情,被山村混混长根诱惑,抛夫弃子,私奔上海滩,演绎了一场一波三折的人间悲剧……于是,她用了三个月,依着自己内心的节奏,每天三千字,把烂熟于心,呼之欲出的传说敲进电脑,完成了长篇小说处女作《江南烟尘》,可谓花落莲成。她说:金花嬢嬢的故事,我想从“桶里水,钵里饭”写起,语言要质朴、明快、自然……其实,金花嬢嬢的真实命运比书中还要悲惨,我是不忍心那样写……《江南烟尘》以女主金花,落花生

泥,如泣如诉的兴衰人生为主线,那些绵密灵动的细节,像茂盛晶莹的叶片,携着雨露和芳香,让我们真切地看到了彼时的繁华光景,以及人心的善良、仁厚和宽容。无论什么年代,无论闹市还是山村,无论战乱还是灾年,都有永不泯灭的人性光芒,它们像寒冬里绽放的梅花,夜空里闪烁的星星,总能让我们感到人间的美好。我们在郎绮屏的书里,看到很多这样有质感的描写。“村里有个大户人家,门口放着一个大水缸,秋冬开始,里面就用凉水泡着年糕,每天叫长工换水。旁边有一个泥砌的小灶,放些柴火。讨饭佬经过,任由他们自己捞年糕烤着吃,旁边还有两个罐子,一个放糖,一个放盐……”今年年底,新书顺利出版,“郎绮屏”三个字妥妥地印在了湖蓝色的封面上。朋友们为她搞了一个雅集,庆贺这个被三代传诵的故事得见天日。作家、诗人曹小娟说:遇人不淑,是女人的致命伤。在婚姻与爱情的挣扎中,实质是致女人不堪琐碎的撕扯。郎绮屏的父亲,作家朗慕中在感觉意外的同时,无不骄傲地说:在她清丽婉约的笔下,交织着一种回肠荡气的怀旧情素……一场凄楚的悲剧,让人感叹的却是人性的善良仁和和宽厚,它让我们仿佛看到,一朵朵莲花在泥塘中绽放。



郎绮屏

羊角村位于荷兰西北方,被人称之为荷兰威尼斯。假如,阿姆斯特丹附近的荷兰村是幅色彩鲜艳的油画,那么,西北小镇羊角村就是一幅精致宁静的水墨画。

700年前,羊角村全是露天泥煤,泥煤挖走了,留下一道道狭窄的沟渠,成为泥煤工运送物资的一条河流,渐渐形成了今天运河湖泊交织的美景。而在当年的挖掘过程中,除了煤,煤工们每天还在地下挖出许多野山羊的羊角,羊角村由此得名。年轮和岁月并没有给这里带来太多变化,羊角村的生态环境好得出奇,天空还是几百年前的天空,河水还是几百年前的河水,树木还是几百年前的树木,所不同的是,700年前挖煤工人的生活场所,如今,变成荷兰富人

积聚地。我们步入静谧的羊角村的村庄,除了我们自己的脚步声,只有树上的鸟鸣声和偶尔远处传来一二声狗叫的声音。一旁纵横交错,井然有序的河道,清澈见底的河水,透出泥

水墨画中的羊角村

志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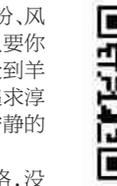
煤的黑色,恰到好处地映衬出一幢幢芦苇编织覆盖的小屋和一棵棵高耸入云的树木的倒影,我们完全来到了一个水墨世界,一步一景,一步一画,连屋顶上的芦苇,也是那样美得出奇。您可千万不要小瞧这些芦苇屋顶,尽管最初是穷苦人家买不起砖瓦而用芦苇做替代品,今天使用芦苇屋顶已经成为一种奢侈品,它不但冬暖夏凉、防雨防晒,价格还是砖瓦的几十倍,更是一种返璞归真,亲近自然的惬意安居。所以,羊角村的长期居民大多数是高收入的医生、律师、大公司的CEO等。每户每家房前屋后,都有错落有致、五彩缤纷、风格迥异的小花园,只要你行走于此,就会感受到羊角村人追求自然,追求淳朴,追求安逸,追求宁静的生活理念。

羊角村没有公路,没有汽车,没有红绿灯,没有



羊角村

喇叭声,只有纵横弯曲的河道,只有176座小木桥相连的村居。这里的邮递员乘船送信,快递员驾船送物,婚礼时的新人也是坐礼船去教堂。有人把它称作荷兰威尼斯,但是,这里与意大利威尼斯相比,少了一份嘈杂,多了一份世外桃源般的幽静和闲憩。所以,要完全融入羊角村的最好方式,就是租条游船,荡漾在河水上,聆听船夫娓娓细说各栋房子的建造年代和历史韵味,青青的小草,绿绿的大树,盛开的花朵,精致的小屋,叽喳的喜鹊,嬉闹的野鸭,我不会作水墨画,但我知道,假如画家来此一游,立马可以把眼前的诗情画意变成一幅幅价格昂贵的水墨名画。这些水墨画一上拍卖会,我担心经过几百个来回,拍卖师也无法落锤!难怪,荷兰那么多的富人会选择小桥、流水、人家的羊角村作为安度晚年的梦想地,由此可以天天行走在美不胜收的画卷里。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置身大片草原,哪怕是荒原,也是快乐的,何况和一堆志同道合的文友。

明朝的蒙古分为瓦剌与两部,清代时分裂为漠北、漠南和漠西三部。漠北指今蒙古国,漠南是内蒙古,漠西则指新疆。只是明清时的漠西蒙古准噶部叛乱,被乾隆平定后,新的漠西蒙古早已发生巨变。

骁勇善战的察哈尔曾是成吉思汗的护卫军。到了1762年4月,一千名察哈尔八旗官兵成了头拔西迁入疆戍边者,他们自内蒙古扎赉苏旗出发,历时一年才到赛里木湖畔。等第一批将士到了赛里木湖,新的千名将士在一个月后又从内蒙古开拔,历时一年,抵达赛里木湖畔。察哈尔官兵驻守湖东岸时设立鄂勒著依图木军台,即三台,使得赛里木湖又名“三台海子”。

去年在贵州安顺,我接触过屯堡文化。调北征南,调北填南,戍边将士,随迁家属,谋生商人,从富饶的江南远赴西南边陲,谱写了一出出壮丽的戍边史。我曾在《茉莉花》的小调里望见六百多年前的大明将士及其亲人,也望见了他们的乡愁。后人回不到故乡,顽固地保留故乡的习俗,家家户户保存着族谱,女人们至今着大明汉服,盘着大明的发髻,只为不忘故土,不忘根脉吧。

新疆的戍边史更为波澜壮阔。从古至今,数不清的将士远离故土,在广袤无垠的大漠边关保家卫国。更多的内地人却早把新疆当故乡,兵团二代、三代已融入新疆的角角落落。

年深外境犹吾境,日久他乡即故乡!西迁察哈尔蒙古今多定居在小营盘镇的明格陶勒哈村,村子保存了诸多内蒙古习俗,跟南迁的大明后代一样,皆因挥之不去的乡愁。村子除了西迁蒙古后裔,还有不少哈萨克族后裔。不远处的阿拉套山北坡是哈萨克斯坦,国境线在博州境内达数百公里。这些蒙古人与哈萨克人,多少年来,始终与戍守的边防兵一道,靠着勤劳智慧,靠着心中的信念,无怨无悔地守卫着西北边陲。

乌达木牧家乐里有一座气派干净的蒙古包。残阳如血时,年轻的哈萨克妇女抱着婴孩出现在蒙古包前,成都的杨敏平看到格外开心,一把搂过孩子,孩子竟不认生,还冲着他猛乐,他当夜写了一首《在哈日图热格抱一位哈萨克婴儿》,其中几句格外柔软深情:“我抱她的手臂柔软如云朵,她在我怀里我咧嘴笑,一如抱着自己的儿子那是多么好的当年!”

蒙古包左侧的平房传来嘹亮的歌声,透过纱帘,几位壮年正举杯畅饮,其中一位在高歌《在那遥远的地方》。我们听得入神,被正巧出来的维族汉子热情相邀,他说自己是州歌舞团的,在此驻村。包头的李亚强经不住劝,真进屋喝酒去了。我则哼着歌回到蒙古包。

蒙古包里歌声悠扬,佩红姐正带着大伙随歌起舞。我想起儿子艺考的那支蒙古舞《摇篮曲》,分外想在蒙古包听一听。当贺西格的马头琴《摇篮曲》回荡在蒙古包,陶醉在舞姿里的人们,也暂且忘记来处了吧?晚饭前,一部分同伴去村里散步,公路两旁是齐整整的蒙古包或民居。有几个同伴已经走得很远,我们追不上,干脆折进村道的沟渠边。原野无涯,隐见青山,不知道他们可否想起各自遥远的家乡。再随意走进一家民居,正逢一位哈萨克老妇出门,大家围住她合影,她也不恼。

院子里,一辆小汽车,几株结满果的杏树,铁丝网上晾着的衣裳,配上西空的火烧云,不禁令我想起额尔古纳河旁叫临江的村子。都是边境线上的村落,都是血色黄昏,都是刻在心头擦也擦不去的痕迹呀。阿拉套山下的察哈尔人家,宫殿般的蒙古包,盘腿坐在地毯上吃奶酪和奶茶的我们,举杯痛饮的同伴,“群魔乱舞”的人们……都定格在明格陶勒哈村静谧的夜晚。

戍边者的乡愁

申瑞瑾



戍边者

七夕会

卡。现在每次去香港小住,她都会拿出一张汇丰银行的信用卡让我用,说在香港移动支付不像在国内那么普及,带现金也不太方便,一卡在手可以在港无忧。拿着这张卡,心里乐滋滋的。我们并不缺钱,卡的拥有感其实已经超过过了它的现实使用意义,我感受到她对我们的感恩、回报与反哺。上街偶尔会拿出来刷一下,但大多数时候是藏在口袋里,暖在心窝里,女儿是父母的小棉袄。薄薄信用卡,浓浓父女情。

养育

两张信用卡,满满幸福感。一张是父母的爱心卡,一张是女儿的感恩卡。十年前,女儿赴美攻读博士。“几行千里母担忧”,父母的心总是牵挂负笈跨洋求读的孩子。于是,我在自己建行信用卡上申办了一张子卡给女儿。这张卡既是一把伞,经济上为她遮风挡雨,提供生活消费的方便,对付各种急需之需;更是我的一种心理寄托,好像能时刻陪伴在她的身边。女儿在美校园的刷卡,在超市的购物,上星巴克咖啡馆的买单……银行的每一条消费告知的短信,似乎让我踏循着她的生活足迹。我嘱咐女儿为了生活安稳与学业成功,尽享刷卡的便利,而我总是及时地还款。

两张信用卡

陈森兴

毕业后,女儿被美国公司派往中国香港工作。经济上独立的她自然不需要我的子卡了,于是我就把那张建行的子卡销卡了。没想到,她反倒给了我一张信用